

230.8  
8130

禪  
宗

海潮音文庫

于右任



8130

海潮音文庫總目錄

甲編 佛學通論 (十二種)

- 一、科學
- 二、哲學
- 三、宗教
- 四、人生
- 五、國學
- 六、文化
- 七、進化論
- 八、社會學
- 九、道德學
- 十、教育學
- 十一、政治學
- 十二、論理學

乙編 佛學本論 (八種)

- 一、法相宗
- 二、法性宗
- 三、真言宗
- 四、淨土宗
- 五、律宗
- 六、禪宗
- 七、天台宗
- 八、賢首宗

丙編 佛學足論 (九種)

- 一、經釋
- 二、論釋
- 三、在家佛學法
- 四、佛學歷史
- 五、佛教傳記
- 六、討論集
- 七、講演集
- 八、論文集
- 九、整理僧伽制度論

丁編 佛學餘論 (五種)

- 一、文選
- 二、詩選
- 三、尺牘
- 四、筆記
- 五、小說

## 海潮音文庫編發大意

(1) 本文庫爲便宜讀者之研究。以十年來所出之月刊爲材料。分類編輯。審慎採集。予有志學佛者以有組織有系統之貢獻。

(2) 海潮音月刊歷年十週。編輯會數易其人。材料之收集。不免有投其所好而刊登者。夫以知見不純正之註著。既有誤於初學。帶感情用事之論文。乃易引起教內之爭執。文庫取材。對此種文。縱使議論風生。亦當勉爲割愛。以導學佛者於正軌。

(3) 海潮音刊載之註著。雖爲適應時代之要求而方便設教。然亦須有垂之長久之真價乃得流傳。以佛法爲三世不易之常法。非世學之隨時隨地而異趣也。其爲偏於應時。缺乏不變之真實。及帶有時間性過甚。易引起新舊之爭者。割棄不錄。

(4) 月刊定期出版。收集不免稍濫。文庫取材。極端嚴格。無關宏旨之論文。甯缺不錄。(附注) 道德倫理。義相聯次。合爲一種。丙編增整理僧伽制度論一種。仍不變動原定種數。

庚午夏月慈忍室主人作於杭州韜光之韜齋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二編

佛學本論六 禪宗目錄

唐代禪宗與現代思潮	太虛	一
曹溪禪之新擊節	前人	三一
論能秀兩大師	大圓	四一
居士參禪舉要	大心錄	四三
禪兵	太虛	四九
江西龍泉寺古德肉身放	前人	五二
論禪淨書	劉子充	五七
研究與參禪	大圓	六一
與胡適之論菩提達摩書	太虛	六四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二編

佛學本論六

禪宗

唐代禪宗與現代思潮

太虛

緒論

禪宗不始於唐代。亦不終於唐代。今不曰支那禪宗而曰唐代禪宗。何耶。曰唐之一字。卽所以標舉支那禪宗。而示別上非印度下非朝鮮日本者也。顧於支那必又示別之曰唐代者。則因李唐以前。纔有一個二個之禪師。於佛教猶未呈現何種之功效。於世道

人心亦尙無何影響。故未足以云禪宗也。經五代而入於宋。佛教殆爲禪宗獨占。禪宗既擴成無等之大。於是浸假收容教律淨密而調和混合之。宋元明以降。更吸攬儒家道家而融貫之。漸失其本來純粹之真。獨唐代之禪宗。形神初完。淳樸未漓。故言禪宗必言唐代之禪宗也。今不從禪宗以言禪宗。而以現代思潮之對映乎唐代禪宗者以言之。非徒應用現代思潮以發明唐代禪宗。反之亦應用唐代禪宗以發明現代思潮也。茲請本斯意分述於下。

(1) 宗門與學術思潮

此所云「宗門」者。非一支之宗派一家之門庭之謂也。乃楞伽經中所說「佛語心爲宗」之「宗」。「無門爲法門」之「門」也。他處亦謂之禪宗佛心宗心印宗。教外別傳心地法門等等。要皆隨分設名。而舉不足以強名此無名可名之宗通法門也。夫既一切胥無正名。則今亦不妨姑隨順世流布語以爲之名曰「宗門」。而取現代之學術思潮以微擬之。

(甲) 反信教的學術精神

(一) 反信教的精神

夫所以樹宗教之威權。而繫人心之信仰者。要不外乎隆重其一教之教主經典戒律形儀。視爲絕對不可侵犯之神聖。而必應恭敬遵從奉行者是也。據是以觀佛教之宗門。則適成其反耳。試分述之。

(子) 教主

世之宗教。無不由開創之人。在人界之上。提出一個或多個天神。以爲彼一教之徒所尊奉之教主。籍不然亦必以教主尊奉創教之人。隆禮無匹。而佛教卽在最初小乘之近事徒衆求寂徒衆破惡徒衆。亦已廓濟此種神聖之尊奉。不唯不尊奉人界之上任何之天神等類以爲教主。且釋迦牟尼嘗與近事等徒衆極言不應禮拜奉事諸天鬼神。唯當自修福慧。以求出要。則胥一切宗教之迷信。已皆在反對中矣。而近事等徒衆之視釋迦牟尼。亦因從之修學。奉爲先覺之師耳。所云佛陀亦唯「覺者」之義。絕不含「神聖



尊上」意思。迨釋迦牟尼示寂之後。大小乘經律既行。編集流布。依釋迦牟尼人世幻化之迹。探證其圓滿成就真實之本。遂頗由先覺大師而兼救世恩主之義。塔像之飾崇既嚴。教主之尊奉粗備。然經中亦早有依法不依人之說。以爲開脫。降至於宗門。則又反溯未有牟尼未有佛陀之前。徹底掀翻。和盤拆卸。如何是佛。曰乾屎橛。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丹霞既燒木佛。百丈亦不立佛殿。雲門復曰老僧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而又恐愚人於教主之迷信纔去。宗祖之迷信早來。德山等乃并佛與祖同時呵罵之。後復有老僧欲喚祖師出來洗脚。直使三世諸佛歷代諸祖滾滾瀉地更無處立足。在言者固屬談火不燒舌頭。而學人依倚名相。所生取著之情。（信教意念）亦大有樹倒藤枯。獼猴散之概。此其反破於信教之精神者爲何如歟。

（丑）經典

釋迦既自云吾四十九年未說一字。蓋將其塵說剝說熾然說者。一語勾消。而靈山

會上復逗迦葉合唱拈花微笑之劇。逮乎達磨面壁默坐。久之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不由文字。三藏十二部經典與諸論著疏記戒律條規以言說文字稱者。不幾已等乎揚灰長風。飛空絕影耶。而又恐癡人顛倒迷亂。誹謗經論而反執著宗祖之言語也。乃極禁學人之記錄其語。後復有人以三藏經教諸祖言語同遮撥爲拭膿瘡之爛紙者。直令人人胸頭不掛留佛教祖典一個字脚。倒轉頭來却又任何麤言俗語艷曲淫詞訕笑怒罵莫非第一義諦者。此其反破於信教之精神者又爲何如歟。

(寅) 戒律

釋迦牟尼之初化人世。隨機說法。聞者依以思修。未嘗有何種禁條定律以拘束身心者。而大衆亦各自成其和悅清淨儀則。久之始漸因徒衆中間有愚癡煩惱深重者。偶有違行。爲佛呵禁。由是續續因事制宜。戒條浸見繁密。其後乃錄爲條文并記其制立之事緣。成爲律藏。以極尊之儀軌受之。復須以極嚴之規範守之。而大乘亦有梵網之心地品瓔珞之本行品等。廣陳戒相。然大乘之戒律行儀實唯自性中所宣發之德行而已。

一一以覺心爲本。以智爲導。持之於深微之動機。故曰心地本行。其著乎外表者。亦暫以小乘在家出家七種徒衆之律儀爲依止。在形迹名相初無何種定執。推演至於宗門。最初跋陀婆羅既先爲律衆所不容而走依惠遠。達磨菩提之在少室。或且譏爲壁觀婆羅門。慧可時出入淫坊酒肆調心。尤不理於道宣諸律師。雖至唐宋之後。宗門之人猶大都爲律家視爲麤行沙門。故道一遂顯然脫離律居。創爲叢林。自行宗化。懷海從之卓立其農禪之風規。一改向來乞士遺制。由唐迄宋數百年。宗門之徒汲汲以毀律寺成叢林爲能事。往往可考。律寺梵語毘捺耶處。直譯云調伏處。是顯然有部勒禁抑之義者。若夫衆草曰叢。衆木曰林。則不過是行道修德所團聚之羣衆而已。其饒有自由平等之風尙可知矣。此其反破於信教之精神者。又爲何如歟。

(卯) 形儀

塔像衣鉢等形制儀狀。皆濫觴佛世。而漸備於初五百年之小乘化。由龍猛之後。密宗勃興。形像紛陳。儀軌繁設。形儀爛然矣。漢明夢金人之至。摩竺齋經像而來。形制儀狀。

淨盛於姚秦蕭梁之代。出家者不稱俗姓。同爲釋子。道安之後。既皆遵依經律。而一鉢三衣。居不離身。本爲苾芻常式。要亦出家者之所共然。而宗門之化。亦卽萌發。滋長其間。達磨寶誌。傳玄慧可。寒山拾得。豐干布袋等僧俗。既皆傀異奇特。迥不猶人。而盧行者馬祖。鄧隱峯輩。諸宗祖。亦往往以俗姓著稱。空室據座。略仿淨名之示化。頂笠腰包。擬同善財之參訪。南泉斬貓。歸宗斷蛇。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或弄船江上。或鳴錫雲端。或吊影崖島。或混迹市廛。或拈棒行喝。或張弓舞叉。學女人而戲拜。擇肥肉而大嚼。昔舍利弗以耕治田園。種穀植樹。爲下口邪命食。而唐代宗門諸德。則大多刀耕火種。自食其力。夫尙何形制儀狀之可能拘束哉。所貴者蓋唯在乎稱性發舒之德行耳。此其反破於信教之精神者。又爲何如歟。

(二) 學術的精神

(子) 科學的

科學的精神。其要唯在乎實驗之發見。在論理上則歸納之判斷是也。而系統之組

織與精密之分劃。猶其形式上之餘事耳。宗門既撥除一切經論教義。則其勢自專趨乎實驗。且尤貴從見聞色聲上隨緣薦入。深戒默照冥想爲墮在黑山鬼窟。其最富科學之精神。而爲科學家所望塵莫及者。則須各人自己從實驗上發見到徹盡中邊的時節。歸納出一個「天下老鴉一般黑。」若在他人則仍不得援用其語以爲推演之依據。若非也從自己實驗得個一般的出來。絕端的不能妄許。故其歸納之判斷雖卓然不無。却又能恆保此科學之精神。而不墮入科學之形式。致由實驗歸納重走入推理演繹之迷路。此誠現代科學所由發達之源也。

(丑) 哲學的

哲學的精神。其要唯在乎「現實之懷疑」與本體之究證。若夫說明現實爲如何。若何及構畫本體爲如何。若何。則轉爲植荆棘於修途。挺榛莽於坦道。對於現實懷疑之發軔。則自必取世間流布之學說。一一審查而批評之。一一不能得滿足。憑信。而現象紛彌。實用昭著。又不容掩而沒之。則進而窮究其本體。自必迫不得已。卒之雖忽然得其證。

會自心了。欲安立名言以爲表宜。其事終類吹網以求氣滿。勢不可集。反之則譬咳掉臂。揚眉瞬目。水流山峙。鳥飛獸走。亦復無不整個活躍。此時還觀昔所非撥之學說。又孰非顛顛皆圓妙無住之瀉地水銀。可拈來自由隨意施用者哉。世之治哲學者。於現實尙未能有徹底之懷疑。以豁破一切俗網。而急於爲種種之構想假說。故皆不能真個有所成就。而唯宗門乃爲真個完成哲學之能事耳。

(寅) 藝術的

庖丁之解牛。丈人之承蜩。皆所謂進乎技者。而在佛法中則有得種種善巧種種解脫種種三昧之說。世人應用之。遂有文字三昧詩三昧書畫三昧等言。昔蘇軾深味禪悅。嘗喻之以寫字。必墨忘乎紙。紙忘乎筆。筆忘乎手。手忘乎身。身忘乎心。而於字始臻神化。巧妙之禪境。今從唐代宗門諸老古錐觀之。不唯其自己胸襟中所流出偶然留布人間之一言半語。皆有靈珠寶玉光彩內含之美。所製作諸篇章詩歌。亦特著神氣活現之妙。在世間一切文字外另成一種如出水芙蓉。如舞空龍鳳之活語句。藝術的文學。於是歎

爲觀止。此於文學既然。放觀其一顰一笑一動一止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問一答一投一接一棒一喝一迴一互一釵一鋤一扭一掌一茶一飯一花一草一吹毛一豎指一垂足一擊拳之間。無不有收放殺活之勢用。跌蕩飛動之興趣。其箭鋒相柱之機。啐啄同時之巧。擊石火莫能喻。閃電光莫能比。卽聚自然之妙。以獻身宇宙大舞臺。亦安得有如是之驚人奇藝哉。

(卯)道術的

昔宋之大儒。見唐代宗門先德之道影。瞿然驚曰。若非者個。定然作个渠魁。夫古書謂予有三千人。惟一心。是以得王。紂有億萬人。億萬心。是以失國。而達磨之在嵩嶽。亦面壁坐耳。神光輩亦何所希冀。久歷年所。呵斥不退。終且立雪以俟。斷臂以求。此其中究有何故存耶。而至唐代諸德。把茆孤峯。拒人千里。學者益瞻風而拜。望影而歸。所到輒成叢席。棒打不退。水潑不散。毒罵不怨。玩弄不恨。竟於世間一切骨肉恩愛昏宦歡樂皆棄之。如遺矢。而初未嘗以言說誘之。聲色銜之名位繫之。爵祿磨之法令禁之。刑賞威之。此其

中究有何故存耶。且嘗夷考其實。所謂以心傳心心相印者。卒不過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而絕無一點龜毛兔角之法。以爲拈付。雖然。此所謂汝如是吾如是者。必在當人自薦得之。自未薦得。必莫知其所然。一旦薦得。亦曰得心之所同然而已。寧有他物哉。得心之所同然。則佛祖聖賢天人物我飛潛動植中外古今之心皆惟一。而恆沙界外一滴之雨一星之火莫不依歸乎一心。如鐵屑之向於磁。如赤子之投於母。故自然刀斫不入。斧劈不開。而何有乎三千人一心之王哉。故雖平易近人。僅令人自得其心之與佛與衆生所同然者。自肯自信。別無何種奇妙玄奧之義。而其道術自天下莫與比隆也。

(乙) 反玄學的實用精神

印度之婆羅門教既包孕世間一切教宗學術之質素。引伸推演。發揚滋長。進而至於因明論數論勝論諸派。建想高深。立思幽奧。早爲大地諸玄學者冠。牟尼出世。順應以大小乘諸部之阿毗達磨經說。厥後大小乘諸論師更剝繭抽絲相似。而成爲毗婆沙論俱舍論成實論瑜伽師地論中觀論成唯識論諸論。來支那於魏晉六朝之代。又和之以



老列莊易等清談之說。大含太空。細入微塵。蓋不唯探之冥冥索之茫茫出乎天天入乎人人。而直探乎空空索乎有有出之精神入之化化矣。得旨者固將益妙其用。而失意者比比漫羨興歎。莫知所歸。逮達磨既以不立文字教外傳心。倡至唐代六祖惠能更以目不識丁之人。以單簡渾樸麤俗質直之語。颺落玄學之士。使皆舌橋卷而莫之放。迨後馬祖石頭而下。不唯說法談理。貴專對當前特殊情形機會。用俗語白話。單言直指。務求實際應用之適當。而洗空一切言論學理之形式。且推此實用精神而見之行爲。故不適於支那唐代之傳來乞士律儀。亦逕推翻之。而自建農禪之禪林也。昔一僧見趙州從諗禪師。曰。闍黎玄乎。曰。玄之久矣。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德山於燭光滅處。既得見龍潭之大用。遽取其所著金剛經青龍疏鈔投之火。曰。窮諸玄辨。如一滴投於大海。竭世樞機。若一毫擬於太虛。而其平實爲人。唯在乎饑來喫飯。困來眠而已。烏乎。此真實主義之宗極。而何取乎近世傑姆士輩。囂囂然塗世人之目。亂世人之耳。之口頭的實際主義哉。

## (丙) 反理論的直覺精神

宗門之悟入方法。絕對廢除理論。專用直覺爲接機之化。固稍覽禪錄者無不知之矣。而新近法蘭西人柏格森。乃亦以直覺方法之哲學倡。按諸其實。彼蓋於意想中徒有所謂「直覺」之一心像。而初未能親得一度直覺之體驗。故雖能舉其名而莫能證其實。且於已既未嘗有所親得。則自不能施用諸人。而唐代宗門諸祖。則真能由直覺之門以開悟人者也。無位真人。放光動地於六根門頭。無相法身。迴脫獨露於萬象光中。揚眉瞬目。擎拳豎拂。一喝三日耳聾。一棒通身骨露。施之者唯欲親切了當。求之者不管喪身失命。虛空粉碎於句前。大地平沉於掌下。徹之者誠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之爲何物。而其理亦微露乎尼總揚對達磨曰。吾如慶喜之見阿閼佛國。一見不再。唐代禪師復有見色聞聲祇可一度之語。而輒近人以野遊與感舉物圖形著稱直觀主義教育。而不悟秋毫一差。白雲萬里。徒仿其形似之迹。其實在精神。早牴牾無存矣。劍去云久。猶刻舟以求之。兔逝云遠。猶守株以待之。誠有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與後來

獵犬無靈性。猶向橫樁舊處尋之較也。

(丁) 反因襲的創化精神

嘗放觀西東古近一切教宗學派。當其發達之時。莫不有一種蓬蓬勃勃奮興前進之精神。長驅邁往。而不相因循襲守。所云創造的進化的精神是也。然此創造的進化的精神。乃無有能及唐代之宗門者。約略言之。

(一) 機教之創化精神

因機感而施教育。有因一個人一個人之特性者。有因一時代一方俗之殊宜者。其因一個人一個人者。不得而論。以論其因一時一方殊宜。則設化之時代既易。而施行之方法隨變。黃梅曹溪。不因襲乎達磨慧可諸師。而希遷道一。尤迥然不因襲前人。百丈漚山諸祖亦然。至五宗七派之門庭角立。後代欲爭稱爲某宗某派之嫡骨兒孫。斷斷乎從其曲爲當時之門庭。施設以分辯其宗旨之所存而執守之。此宗門之機教的創化精神。乃牴牾無存。至明代且大貽笑於俗漢。若黃宗羲輩。至今則錄臨濟曹洞源流爲第幾世。

第幾世以禪宗自居者。無非掠取野狐涎沫向自家口邊。與禪者相濡以沫。而鮮有純顏知恥者矣。

(二) 傳承之創化精神

宗門常言此事必智過於師乃可傳授。沒量之漢乃能承當。蓋葛藤一代增加一代。而機智一代複雜一代。蓋非過量智人。則鮮能不絆倒前人的葛藤堆裏。得一一透過。自造鑪錘。以亭毒消息乎繁然雜出之機智。殺之活之。殺活自由者。晚宋來祇能利用一板定格式的死話頭烹煉學者。絕少出奇制勝之術。雖由學者機智之劣。抑亦無有能開創進化之過量智人以傳承祖位。故墨守繩規愈趨愈下。一代不如一代。降至近今宗風掃地之狀也。

(三) 道場之創化精神

達磨以至曹溪皆所至由自己創造一道場。各成一方之化。無有守承師之寺院者。師亦無有以寺院傳付責令守成者。至於青原南嶽石頭馬祖百丈潯仰南泉趙州黃蘗

臨濟等等。尙掩耳不欲聞一言一句之傳授。唯以從自己胸襟流出爲貴。况肯受寺院產業以爲之守哉。深山廣野。所至學者從之。卽成叢席。故無往非創化之道場。而後世願拘拘唯以傳付一寺院之方丈位爲傳法。甚至有以法卷爲憑而涉訟爭寺產爭方丈者。師徒徒習焉相忘。真不知其臉皮之多厚也。

(戊)全體融美的精神

人生心行。往往難得中正。執空理者守枯寂。著實事者滯麤劣。此皆有蔽其全。故著其偏。有味其體。故礙乎用者也。近之士君子之所優美。遠之佛菩薩之所圓融。雖意言上未嘗無此稱頌弗衰之一境。若今德意志人歐根（或譯倭鏗）所倡理想主義之重行爲。尙活動超自然。越思考的精神生活。而按之現實之際。則除宗門禪師之由大死而成大活者。此所謂全體融美之精神。亦終爲意言中之一理想之境而已。古德云。三十年前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三十年後。山還是山。水還是水。蓋至是自然生活乃混合精神生活。人境俱奪。人境俱不奪。不相掩而相徧。山河木石。全露達磨之身。鱗甲羽毛。俱彰禪那之

體擊地覆天。不離日用。搬柴運水。總顯神通。虎嘯龍吟。獅行象步。咳嗽掉臂。皆大人之相好。嬉笑怒罵。亦丈夫之調御。空谷寒巖。活潑潑水流花放。名場利市。冷湫湫潭淨月明。無心於萬物。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木人起舞驚花鳥。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斌媚哉此全體融美之精神化。微妙哉此全體融美之精神化。融洩洩。美美滿滿。

### (己) 自性尊圓的精神

最近英吉利哲人羅素爾之哲學。世人稱之曰絕對的個性主義。一方面是絕對個一的實體。一方面是絕對普遍的理性。蓋略同一室千燈之喻。光光互徧全室。燈燈各住自位。然猶是意擬之假設。而未達親現之證量。余往者嘗說儒書「中和」之義。曰中者萬有各極其性體而獨超對象。故為宇宙之大本。和者萬有交與乎業情而互應成化。故為宇宙之達道。其說未嘗不彷彿羅素爾之絕對的個性主義。然親切多矣。而猶未入自覺證智之宗通法門。唯有唐代宗門諸德。肅然得通體悟入於空劫前湛湛不動之己靈。

住第一尊貴之位。獨立孤峯。高視霄漢。直令三世諸佛。歷代諸祖。莫不屏息。退居下風。而同時復不尊佛祖。不重己靈。不是佛。不是心。不是物。與牆壁瓦礫。渾通爲一。圓徧純徹。無內無外。般若清淨。故無二無二分。建一心爲宗。煥萬法如鑑。自在自在。平等平等。於戲噫嘻。吾無以稱之。稱之曰自性尊圓的精神。如有沒智量。漢欲得而實現之。盍其從事乎此。

(2) 禪林與社會思潮

此所云「禪林」者。謂禪宗之叢林也。叢林本借以譬喻之名。亦指其依處之辭。衆草衆木。生長繁榮之處。曰叢林。三草二本。從本元心地。受佛法化雨之潤。而成其生長繁榮之妙。故喻之以叢林。抑是清淨和合。如實修行之僧。亦大都依止叢山。林泉之閑靜處。而住。換言之。「叢林」者。卽「社會」之別名。禪林則以禪宗之精神。而創化爲最高尙。最清淨。最優美。最和悅之社會者也。往者格以域中帝王儒法之禮制。故目之爲方外。目之爲化外。而不知乃人生最真。最善。最美。最適之羣誼也。及今界封破。而世變亟。帝制軍國。君憲富閥之暴惡。不復容其掩諱飾藏。遂漸失其固存之勢。而種種欲徹底以改造變。

化乎社會之新思潮。乃掀天揭地而來。舉一世。人騁胎胎蕩。莫知奚屈。吾因得取唐代的「禪宗叢林」之化。以獻乎社會思潮之海。用以爲社會思潮不可踰越之最大軌持。與不可超上之最高標準。亦用以爲過之者獲其清寧之紀。不及之者祛其恐怖之情也。世有狂熱乎新社會思潮而火馳者乎。世有怯弱乎新社會思潮而愁歎者乎。盍稍稍回向其心而一覽吾說哉。

(甲) 虛無主義的精神

虛無主義的內容。非常複雜。考其源委。近代有歐俄的虛無主義。古代有中國老莊的虛無主義。有印度外道的無因果無罪福的虛無主義。乃佛教小大乘的一切法。但假名一切法。畢竟空的虛無主義法門。按其原理。有依據唯物論的。有依據自然論的。有依據唯心論的。有依據真實論的。課其目的。有欲撥反人類自然生活而洗除一切。由人羣積集所起之教法政制者。有欲反之無方體無形物之精神而洗除一切。組織所現之宇宙質象者。有欲用畢竟空寂畢竟平等的法門。以盡空一切和合的連續的對待的虛妄。



心境而究竟顯實者。論其方法。有但用意言否撥（若老莊及印度外道）或兼用身力摧除。（若無專制的立憲黨摧除專制無君主的共和黨摧除君主無強權無私產的無政府無國家黨摧除強權私產乃至若歐俄之虛無黨實欲破壞宇宙一切組織）者。有用教理觀行以盡空一切虛妄心境者。（三論宗）有直證虛無所顯的究竟真實而否認一切虛妄心境爲本來虛無者。現代的虛無主義思潮。則除佛法（卽三論宗禪宗）之外。其餘的虛無主義蓋靡不含孕者。今覈之唐代禪林。其自宗之佛法可不論。論其與現代虛無主義的精神相呼應者。原佛法小乘七衆之戒律以至大乘戒律。雖層次升進而極高明博厚悠久廣大精微之量。而其初實以聖王依仁義禮智信所起刑賞勸懲之法以爲抵。故昔人謂五戒之行。足以翊王化而致太平。蓋非虛言矣。而唐代禪者自放曠乎水邊林下。不依律居。或復奇狀異儀。同塵混俗。不知有世。不知有人。不知有家。不知有物。不知有政。不知有教。不知有王。不知有佛。乃真能洗除乎老子所云失道而後所起之德之仁之義之禮智忠信慈孝等等。而聖王死。而盜賊止。而剖斗折衡。而民息其爭者也。

又若某禪宿獨隱深山。不知若干百年。偶爲某禪師尋見。辨勘既過。乃曰。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卽焚茅他逝。更無踪迹。又若坐脫立亡。棄身如屣。是乃真能破宇宙五蘊之自然組織而不爲所縛者。夫返乎自然之道。則與鹿豕同游。木石同居。無復靈長性貴之人類存在。而五蘊法之自然組織既經解除。亦無復宇宙之方體時分之宇宙存在。嗚呼。是雖未達佛法之真際。而纔爲其附現之旁効。然人類與宇宙則已根本取銷矣。是真人類的宇宙的大革命大解放。而現代的虛無主義則以未知禪宗方法。故但益無明妄動之擾亂。而終未得真正之解放焉。

(乙) 無政府主義的精神

無政府者謂無強權也。而強權實依「國」或「家」的私產而起。爲保「國」與「家」的私產（私產之義甚廣。若所謂國化及家傳等等亦屬私產）而存。故根本上卽不容有「國」與「家」的兩種私產之存在。然於人既有各個的及社會的之不同主張。於產亦有屬個人主義之分產的獨產的及屬社會主義之共產的集產的之不同

主張。然以社會主義爲正而猶以社會共產主義爲無政府主義正宗。而無強權的社會共產主義。卽世人各各自由以盡其所能與世人各各自由以取其所需也。無政府黨人雖能有此懷想。而其實尙無做到之之正當方法。蓋此非有超「我我所有」之真道德精神。而欲利用多數人之貪慾嫉妬仇恨抵抗殘殺破壞之心理行動以達到之。則終徒益其煩擾而已。而在唐代被禪宗之風化者。多習杜多之苦行。其已完全脫離乎「家」與「國」之私產關係及一切強權關係。審矣。然近於個人主義而復絕無分產獨產之關係。乃進而爲「無產主義」者也。而在百丈未立清規前所成之禪宗叢林。各從禪宗中成就其自性道德以共同食息爲饗頭邊生活。此真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精神之淵源之根本歟。

(丙)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

布爾塞維克是何譯義。我尙未知。以意揣之。其馬克司之「國家的社會集產主義」而又特重「勞工神聖主義」者乎。標以「國家的」者。明其不廢除「國的私產」

而仍容有國家之存在。并建設一勞工握權之政府以爲之維持者也。標以「集產的」者。明其僅廢除「家的私產」(妻子及財產等)而尚容各個人以其勞力所換得之代價。可依其現身爲限而保其私有者也。然此約略言之。亦未見其真能完全實行也。一者以「國」亦一羣人共同之私產。既許此「大私產」之存在。殆難免有人更起一家一家「小私產」存在之希望。一也。既許各個人勞力所獲現身保其私有。則以能力不同之故。而積其所獲私有之財物。亦可漸成貧富之階差。二也。既有交合生育。則自然而有特殊之親密感情。在富積個人之私財者。亦自然有攝受其有特殊親密關係之人以隱然成無形之家族家產。三也。故此實始終必須由主張者集用其絕對強權。外以維持國產。內以壓散家族家產之發生成立不可。故今俄之勞農政府。實爲強權專制之尤。復日在擾亂的長期試驗中。而未有成功其「共同安樂」之望也。然此固絕對的不能實現者乎。答曰。是亦不然。若固能先養成人人高尚清淨和悅優美儉樸真誠之道德精神。由此道德精神以相感相應而成爲社會。斯可行可成也。予於本刊第三期尙著有人工

與佛學的新僧化一篇。有分劃定的土地區域。故非絕對的廢除「國的私產」。在區內者共同勞作亦共同享受。故即共產。而亦許其於具等衣項所用餘者爲各自之保存。至死時則歸入常住。以爲由常住料理其後事之代價。故亦兼集產主義焉。唐代百丈禪師所實行之禪宗叢林清規。（今藏經中之百丈清規本仍百丈之舊名耳。實則皆宋元明清人所逐漸增制改刪而原意之所存僅百分之二三耳。）即當有此在佔領區域內共同勞働生活的精神者也。此其所以能行能成之意義安在乎。蓋專以無限的真如道德精神爲目的。其目的不在於此勞働生活的衣食住。但用此勞働生活的衣食住爲幫助達到其最高目的之一渡具。目的既不在此。故能於此但求作受能可而止。而不奢不爭也。此其一。無交合生育之事。則無特殊親愛關係之人。以之亦無於內部分裂而發生成立家族家產之虞。此其二。其內絕無一點侈靡奢華淫佚榮耀威權富麗等之可欲之事。惟是單簡勤儉樸陋恬淡之風味。來者不拒。同斯安之。故亦不致有外來侵奪之憂。而須用強力防固也。茲撮錄宋學士楊億述百丈古清規序寥寥數語於下。以略見其梗概。

百丈師曰。吾所制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卽爲化主。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復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櫛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牀唇。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旣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一時均徧者。各取所需。務於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卽共同隨力以勞働。各盡所能。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清衆。別致喧撓之事。卽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卽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從偏門出者。以示恥辱。使不汙清衆。不毀僧形。不擾公門。不泄外譏也。

觀此可想見所云六和清衆。乃爲最美最善的社會精神之實現。

(丁) 德莫克拉西主義的精神

德莫克拉西一名。我亦不知當譯何義。以意揣之。廢除專制。可名立憲。廢除君主。可名共和。廢除貴族。可名平民。以民爲本。可名民本。由民理治。可名民治。是全體之民共同和合之行動。非一部分民之偏黨行動。可名全民衆民衆主義。要之說明凡國家社會種種事業皆是爲全體人民施設。故主張無論在官在民凡有行爲皆須以謀全體人民之利樂爲歸。而積極的從政治教育經濟宗教等種種方面以經營以造就全體人民之利樂是也。此其意則唐代至宋代之禪宗叢林皆極其充量發揮者也。茲摘錄宋慈覺大師蹟公所述龜鏡文。所見大意。

夫兩桂垂蔭。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點出民本民衆主義)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值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典翰墨。故有書

狀。爲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守護衣鉢。故有寮主。爲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修道（提清目的）之緣。十分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道。（提清主旨）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僧爲最。迴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所以分工互助之故）晨參莫請。不舍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交融。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業故（提清目的）應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值歲也。常住（國家）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窗淨案。古教照心。（此四字爲看經妙法亦是教觀同修）所以報藏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



味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已。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也。特已。德行。全缺。應轉。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是。以叢林之下。道業維新。上上之德。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提清主旨）是真僧寶。爲世福田。近爲末世之津梁。畢證二嚴（福德莊嚴智慧莊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羣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克衆僧。非庫頭所以瞻衆也。書狀不工。文字蔑裂。非書記所以飾衆也。几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贊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煖失宜。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預備不前。衆人動念。非

爐頭炭頭所以向衆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街方化主所以供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  
 功。非園頭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以此故與唐代百丈時者稍異）懶惰併除。諸緣不  
 具。非淨頭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縱  
 性恣情。非所以報長老也。坐臥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  
 不顧國家）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固。（此中國今日之現象）非所以報  
 維那也。貪婪美膳。毀訾齋凈。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  
 貪利養。不恤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聘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  
 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坐衆僧。非  
 所以報侍者也。以己方人。慢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瞋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  
 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  
 頭也。不念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  
 頭莊主也。涕唾牆壁。狼藉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儀。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

蓋以旋風千匝。尙有不周。但知舍短從長。（互助互讓）共辨出家之事。所冀獅子窟中盡成獅子。旃檀林下純是旃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下略）

然按此所以行之能安隱。近世之德莫克拉西主義。終搶攘攪而莫能善其事者。則因彼以欲樂（或個人或社會皆然）爲唯一目的。而此則以道德爲根本精神也。欲樂所在。羣起爭競。如一犬噬枯骨。衆犬望之。狺狺不已。此今世所以大亂茫茫不知何底也。然此以德爲治。較之百丈超然簡易之風。已有失道而後德之歎矣。

### 結 論

禪宗自宋元明清隨支那全社會而遞代降落。亦因人多流雜。法密僞增。澆漓墜墮。及今。通身紅爛。臥向荆棘林中。殆無復挽狂瀾於既倒之望。意者非宇內清寧。則此應「世間衆生」而設施之佛化。亦不得獨振其清寧之紀乎。則予之爲此。非徒以佛化理世變之紛糾。亦冀淑彼人世。還以淨茲佛化。余脫以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追攀百丈之高風。以適應將來傾向中的社會趨勢。復有精審詳密之德莫克拉西的整理僧伽制度論。

亦凡以見吾志之不在徒發理論。須見之行事耳。覽吾說者。勿徒當一篇空言讀過。則竊願焉。

## 曹溪禪之新擊節

太虛

達磨別傳一宗。至曹溪而大行中國。宋時賤及朝鮮日本。迄今流行未衰。可爲盛矣。然自達磨以逮曹溪。雖別傳之心宗實超教外。而悟他之法要。不離經量。曹溪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遠於佛經。又曰。涅槃經吾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又曰。執空之人。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言經。只此言語。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離文字。卽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卽謗他。言著文字。汝等

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故達磨慧可授受楞伽。黃梅曹溪宏演金剛也。夫楞伽乃大乘妙有法輪之天樞。而金剛亦大乘真空法輪之斗杓。洪源遙流。酌之不改初味。雪山寶林。湛焉有如新瀉。每讀信心之銘。證道之歌。觀般若瑜伽諸經論。輒覺渙然融釋。妙洽無痕。惟後時宗徒既混入知解。（謂荷澤等宗徒）而教徒亦強拔荆榛。（四教先亂般若五教尤亂瑜珈）江西石頭以下諸師。爲救其弊。數變其法。或由旁敲側擊使親悟。或由電驟雷轟令頓契。然皆要期自證。不爲語通。絕言思之妙心。終不用父母所生爲口說。故曰若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雖易臨機之用。不失教外之傳。而要以曹溪法寶爲綜前開後之大規範。今者般若瑜伽重暢。試爲一拈唱焉。

一 曹溪之自悟

夫諸法緣生。生空無性。此大乘般若之輪也。諸法唯心。心幻無性。此大乘瑜伽之輪也。破我法之執。彰真俗之諦。發理量之智。證性相之境。說或小異。揆無不同。曹溪聞金剛般若。心卽開悟。卽悟此也。後呈其悟。故書偈云。菩提本無樹。以諸法唯心故。明鏡亦非臺。

以心幻無性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諸法緣生。生空無性故。然此二輪猶收教內。教外之傳。尚須一徵。其夜五祖以袈裟遮圍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乃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自性二字見下）遂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卽下本心）謂曹溪曰。不識本心。（卽上本性）學法無益。識自本心。（無性本心）見自本性。（心本無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此大悟界。唯迥絕言思之妙心。（觸諱罪過）名相之所不能安立。故教下雖強名一眞法界。或曰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旋曰非安立諦。廢詮不詮。此云言下大悟。實非言悟能到。故爲教外別傳之「宗」。此「宗」何指。姑借一言。假爲詮表。則曰無性空心。心圓衆妙。心幻無性。故應無所住。無性眞心。故而生其心。心（此無性空心卽曹溪所云自性）圓衆妙。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也。由是總其悟旨。可歸二言。諸法唯心。心幻無性。（亦可諸法緣生。生空無性）無性空心。（亦可無性幻心）心圓衆妙。後世三關之意。亦不外是。諸法緣生而生本空。

一也。諸法皆心而心如幻。二也。無性妙心。心卽諸法。三也。夫至無性妙心。心卽諸法。則隨手舉來。莫非涅槃（本空無性）妙心也明矣。然此實非比智假詮可及。故云教（比智假詮）外別傳。

二曹溪之悟他

曹溪說法悟他。皆從自悟境界流出。然以大悟之界。須人自達。故其所言不離教內。空有二輪。說空破有。說有破空。遣除邪執。發生正智而已。意在教外。言不離教。此曹溪禪所由高也。由此其說法之綱要。祇是萬法心生。生空無性。（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法心生也。佛性無常。諸法是常。空無性也。）俗真真俗。出沒卽離。其言外之旨。在使人執亡意消。躍然自得。故曹溪曾喚其門人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師一方。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按壇經載。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解謗此法。云云。此所云同見同行。卽已悟可爲一方師者。分付卽付。囑其悟他說法之典要。令不失本宗。後世一般邪魔外

道秘爲少耳不傳之據謬甚。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不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案此曹溪傳其入室弟子說法之要亦猶洞上有參同契及寶鏡三昧等。其密傳不令衆知者皆爲護持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者恐彼謗法獲罪執語障悟別無他義。

此上來所舉。祖自有釋。今按動用對法。出語盡雙。卽離兩邊。來去相因。乃運空有二輪以權有空二見者也。究竟二法（空有真俗等相對法）盡除。盡除者是教下假詮。說一切法（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三十六對法）不離自性。不離者是教外妙心。（指一切法離言自性）在般若瑜伽諸經論。指其要歸。無不如此。故曹溪乃真通教意。真能說法者也。又曰。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其爲志徹說涅槃經常無常義。又爲神會說見不見痛不痛義。對臥輪有伎倆。曰。惠能沒伎倆。對住心觀靜。長生不臥。曰。是病非禪。拘身何益。對空知無見。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對念佛生西。曰。西方只



在目前（誤十萬億佛土爲萬八千里此因不觀經文未解經義之故）此其與人解縛去粘抽釘拔楔之妙。如所謂馬前相撲倒便休。活潑潑地。赤灑灑地。坦蕩蕩地。露堂堂地。誠有不可言喻形容之者。其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問諸人還識否。纔被神會喚作本源佛性。卽呵之爲知解宗徒。以說一切法雖不離這個。而這個終不能言陳出之。神會名作本源佛性。以爲假智假詮可得。遂滯於名相知解中。而失教外之傳。此與賢首等之知解教徒。以諸美辭種種形容繪畫絕言思之一真法界。自謂超越先哲。能言龍樹世親諸祖所不能言。同一僭妄。殊不知諸祖豈不能言哉。特以實非言思之所及耳。雖構種種形容繪畫之說。徒益名想之影。反障證悟之門。故曹溪力呵之。有曹溪力呵之。故雖有神會等知解宗徒。而宗風仍暢。慈恩等於知解教徒未力呵斥。故四教五教興。嘉祥慈恩之教輪輟。清涼引而化之。陷泥已深。圭峯則由知解宗徒兼爲知解教徒。宗下承曹溪風能斥去之。故宗彌盛。而清涼於圭峯又不能呵却之。故教益晦。厥後永明順而正之。落草愈甚。宗徒教徒殊皆沒入知解。不期離言妙悟。封著名相。二三真禪。唯用峻

險。或截擊爲法門。務以颯落知解爲事。以延教外之傳。故墮於知解者。不唯失宗。亦失於教。若曹溪之說法。悟他不唯得宗。亦得於教。昔一居士請雲門曰。三藏十二部教意。卽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祖師意且置。汝道如何是教意。士罔措。門大加呵斥而去。故宏宗演教者。當學曹溪悟他。以知佛祖說法之妙。

### 三曹溪之自性

曹溪於其叙悟及教說法等中。若諸偈言及長行等。三科法門三十六對。亦是常途語句。最關要者。唯在「自性」一名。於其自叙及教他中。若不識「自性」一名。何所指。必難瞭然。其自叙中叙悟「自性」。本清淨等。其教他中令說一切法不離「自性」等。皆必知其自「性」。所名。乃有着落。好在曹溪曾自釋云。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此指第八本識。若起思量。卽是轉識。此指第七末那。多以轉識爲心。如云。心爲地性。爲王性。在心存性。去心壞性。指一報之主之異熟識。心指前七。生六識。出六門。大根見六塵。如是十八界。皆從「自性」指含藏識起用。從藏識所藏之十八界種子起十八

界現行曰起用。即以前六三不起現行爲息用。粗似易經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心。似中庸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覈於成唯識論等義。此種見解猶有疏謬。以異熟識非真寂故。「自性」若起十八邪。有漏異熟識緣有漏種起有漏現行。「自性」若正起十八正。無漏無垢識緣無漏種起無漏現行。若惡用卽衆生用。善用卽佛用。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用由何等。由「自性」有。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依此觀之。曹溪確指「第八識」名「自性」。明矣。其頌四智。亦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亦此以「第八」名「性」。以「第七」名「心」。者謂自性（第八）若清淨。卽大圓鏡智自心（第七）若無病。卽平等性智也。然第八識名義糾紛。頗難分解。通名或曰一切種識。或曰阿陀那識。或曰本識。或正曰心。在有漏位。或曰阿賴耶識。或曰界趣生體。或曰異熟識。在無漏位。或曰菴摩羅識。或曰大圓鏡智。或曰眞佛身。就有漏中指無漏界曰如來藏。亦曰佛性。以假智詮指絕言思界曰一眞法界。亦曰眞如。（眞如一名諸經論中多指遮空二執空理。然起信云唯一心名爲眞如。又說眞如之自體相及

真如用楞嚴亦說本如來藏妙真如性曹溪亦說真如自性是真佛及說真如用此等所言真如每與指一眞法界或如來藏同非但二空空理而曹溪言「自性」亦復通此多義言「自性」本自清淨等是指如來藏或「一眞法界」也言自性邪正起十八邪正是指異熟識或阿賴耶識或菴摩羅識或一切種識也其名義之玄紐若此之甚無怪因起信論「真如」一名生後人歷久之諍歟「禪宗悟本體禪主人翁雖亦離言法界在異生位仍即「阿賴耶異熟識」前六剎那不生末那我愛執藏暫現此若執實雖悟唯心不悟無性或入外道了幻無性取無性空不透末後或歸二乘進悟「無性心源含融萬法」乃大徹了故深密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易經說爲寂然不動中庸說爲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可知不當）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執爲我即執爲性我義即性義未悟無性故入外道）然在凡位欲求頓悟除悟此亦別無眞體故大佛頂曰恐迷眞非眞迷此非眞欲別求真終亦無眞可得嗚呼此可知曹溪「自性」一言所關之大已。

然「自性」應專指「諸法離言自性」。(亦曰諸法離言自相)若曹溪說爲「含藏識」不如易以通名名以「一心」或名「自心」爲當。故吾有取於永明之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

唐圭峯以瑜伽爲法相宗。般若爲破相宗。自居爲法性宗。曰一乘顯性教。以有情有本覺真心。名如來藏。又名佛性。此亦以「如來藏」名法性者。不如名以真心爲當。然其不脫知解。不悟諸法離言自性。作禪源詮。嘗曰「心」是其「名」。「知」是其「體」。「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以爲舉知字。卽能得心體。宗門或斥之曰。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明永覺賢以真心具空寂與靈知之二義。補曰空寂之知。謂圭峯取知遺「空寂」不了「真心」。今按「空寂」卽「無性」義。空寂靈知。卽無性心。「卽心」不悟「無性」。故成妄執。妄心若悟無性。卽契真如。故空寂知始是真心。彼執知爲心體。且不悟心無性。更何解乎無性心哉。故後世宗師於曹溪所云「自性」。亦諱言之。但云「這個」。這一「着子」。以指示之。誠以說似一名卽不中也。

## 論能秀兩大師

## 大圓

黃梅將傳衣法。首座神秀大師書偈於壁云。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是見色身卽菩提。緣心皆明鏡。與永嘉所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無二無別。亦卽契經所云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也。其大機大用。正宜承嗣祖位。作師子吼轉大法輪。若對上機。則應接云本不容拂拭。亦不染塵埃。惟以大悲方便。廣度有情。恐上機難獲。亦易起我慢。不得已爲中下計。促其識取本性。勿令染污。故曰日日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者。卽楞嚴經所云理須頓悟。乘悟并銷。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也。後人不察。往往得少爲足。不勤拂拭。無論未悟。落於懈怠。卽已徹悟。終落空亡。故秀此語。實廣大慈悲。嘉惠後學於無窮。卽

五祖亦云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盡誦此偈。卽得見性也。至惠能和偈云。菩提不是樹。明鏡亦非臺。不過爲人解。沾去縛。刷除知解。固是利根作家。其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亦祇見到性。眞常中了無一法可得。則理雖具足。事未融通。大機雖有大用未現。故黃梅謂之亦未見性。迨三更入室。爲說金剛經。乃於言下大悟。遂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至此方眞悟自性本來具足功德。事事無礙。如十字街頭見親爺。毫無疑惑。亦如古詩所云。入門名自媚。孰肯相爲言。所以獨得傳授衣法。嗣承祖位也。後人團圞吞棗。不察功夫層次。徒以兩偈之麤迹分優劣。實與兩宗未夢見在。問何以傳衣於能。不傳於秀。曰。禪宗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但尙頓悟。惠能乃頓悟漸修者。故雖傳衣法。猶混入獵人隊中。經十五載長養聖胎。及至廣州法性寺。遇僧說風幡。知機緣已熟。始出頭爲人。神秀乃漸修頓悟者。故雖傳法而不傳衣。終之則天尊禮。四衆皈依。南能北秀。相頡頏而不相下也。况人有南北。法本一宗。見有遲疾。法卽一種。彼偏執一端。競競以

頓漸辨優劣者。何足與論禪哉。

## 居士參禪舉要

## 大心錄

戊午己未二年。杭垣海潮寺。聘請揚州法一禪師。開示參禪用功之法各一次。此次諸同志。重請禪師蒞杭。其中未聞前二次開示諸公。於禪師前已詳言者。均未與聞。若此次再行重問。則講者聽者。均無趣味。茲特節取前次已言。今可無容再問者。錄爲一紙。以便參考。亦節省時間之一法也。但此紙係粗舉大綱。以備聽講諸公一覽。切不可重印或登入報端爲盼。

一禪宗以心傳心。本名心宗。又名心法。故與四禪八定之禪大異。



永明壽大師曰。釋迦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開衆生心中佛之知見。達摩西來。以心傳心。自覺覺他。已諧本願。又曰。此一心法。諸教同詮。無不指歸。傳通於此。

一參究話頭爲參禪用功入手之法。

天隱修大師曰。古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如未委悉。則提取話頭。提得不提而提。自見本來面目。萬峯蔚大師曰。一句話頭參到底。不須更做別生涯。博出來大師曰。無量妙法門。參禪最靈驗。單提句話。提不墜。諸方便。

一話頭之文句。如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何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等皆是。  
一參話頭以重下疑情。回光返照爲要。

萬峯蔚大師曰。參禪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仰山寂大師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

一參禪不問根器之利鈍。信卽利根。不信卽鈍根。亦不論有學無學。識字不識字。皆可參究。

永明壽大師曰。一心廣備。不擇上中下機。圓明居士曰。若待伊識得文字。然後接得。則佛法不能蓋天蓋地矣。

一參禪不問悟不悟。皆有無量無邊功德。人苟能確信有此一事。能參一分時。卽有一分時之功德。參一刻時。卽有一刻時之功德。

永明壽大師曰。或問初心學人。如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恆處塵勞。長居淨刹。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使同佛心之知見。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乃至等冤親。和諍論。齊凡聖。泯自他。一去來。印同異。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之力。莫能過者。亦名佛力。亦名般若力。亦名大乘力。亦名法力。亦名無住力。故知觀心之門。理無過者。最尊最貴。絕妙絕倫。剎那成佛之功。頓截苦輪之力。大涅槃經云。若於一心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若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又曰。假使參而未澈。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

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

一參禪頓破八識窠臼。親見吾心本來面目。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舉從上古。錐千七百則公案。一齊穿破。方名正悟。

永明壽大師曰。此一心宗。當悟之時。如迅雷震於長空。似日照於曠野。能令墮業繫之人。出三界之牢獄。溺生死之者。脫六趣之樊籠。旭日居士曰。打破黑漆桶。琉璃界裏行。十方自普遍。三際任縱橫。有火還同暗。無燈却是明。此身齊日月。何必問年庚。張文敏公曰。無一塵而不入。如大圓鏡。無一刹而非真。是金剛圈。若大火之聚空。濯手難近。若水銀之墮地。轉瞬渺然。法法依之影現。如摩尼珠。體非一色。物物仗此光騰。如寶絲網。層映相連。擴爲六合。而又包六合之外。故莫量其外之際。碎爲微塵。而又居微塵之中。故莫測其中之堅。色色全彰。頭頭顯露。廓然無相。而衆相交橫。寂爾無音。而羣音並吐。欲要其終。智勝之所不能窮。欲原其始。然燈之所不能遡。欲走以避。則九天九地總相逢。欲捉以觀。則千劫千生不能遇。此卽古人所言覲面一見之徵也。

一修行以參禪爲最上乘法。專一研究。又爲最捷徑的法門。

永明壽大師曰。衆生心。是絕待妙。無法可比。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是以達摩西來。默傳心要。又曰。六道羣蒙。自此門出。歷千劫而不返。一何痛矣。所以諸佛驚入火宅。祖師特地西來。乃至千聖悲嘆。皆爲不達。唯心出要道耳。又曰。十方三世諸佛。皆是了心成佛。若了一心。菩提易辦。如登車立屆於遐方。似乘船坐至於千里。又曰。直人一心實教之門。則所學功程。日劫相倍。又曰。信之者。功超遠。明之者。祇在剎那。此一際之法門。真無方之大道。故參禪一法。古人俱稱爲最捷徑的法門。

一參禪專看話頭。固永無魔事。倘參禪偶有魔事。昔有僧。行住坐臥。看誰字話頭之字形。歷數年。誰字放光如斗大。後遇善知識。矯正之。則無。卽其例也。治之亦甚易。行者但回光返照。而自審曰。我心本來無一物。則無論若何魔境。皆突然消滅。不能少留片响也。

永明壽大師曰。魔能緣一切法。唯不能緣實相。魔若入實相。魔卽實相。又曰。實相者。

無相也。

一參禪之事至簡。行住坐臥皆可以參究。於一切事務皆無所礙。

笑巖寶大師示何徐二居士曰。將臨公事。把話頭擲一邊。一心專了現前公務。纔得空暇沒事時。就把本參提起追審。不問一年二年五七年。直以大悟方休。如此作工夫。心不用收而自一。更爲力弱中根兄弟。打個遠限。設無夙因。塵習厚重。至終身不獲悟。承此正念願力。持以轉生。一出頭來。纔擬挨着。則百雜碎。一聞千悟。曷嘗誤賺哉。

一參禪不可以言語詮釋話頭。故參禪總以圓圖參究。不涉言詮爲要。

永明壽大師曰。言語道斷。是得路指歸之日。心行處絕。當放身捨命之時。圓悟勤大師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皆此旨也。

# 禪兵

## 太虛

禪

兵

49

禪與兵綴爲一辭。其言吊詭。古未有也。然不足駭異。太虛曰。吾昔讀莊子說劍篇而奇焉。程伊川觀臨濟德山師道影。矍然曰。若非這個。定然作个渠魁。嗚呼。此必有說也。作禪兵。昔荀卿子議兵。本之儒術。吾宗明教師嘗答問兵。其詞甚美。曰。發乎仁而止乎義。故相正而不相亂。意猶荀卿也。而唐宋宗乘師。則往往引兵說禪。廓落微淖。可神會不可思擬。然孫武子十三篇。真天下言兵之至精者。曰。守如處女。出如脫兔。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能此者。兵之聖也。蓋赴機先。人人雖有長技。將失其用。然必養乎己者。至其量充塞與物爲一。而其效乃著。史稱候景持劍逼梁武帝。自然心志枯竭。此其驗者也。然凝矣。未至乎化也。蓋其妙者。非禪宗。老古錐莫屬。昔某王公誦普門品畢。問一禪師曰。如何。是漂墮羅刹鬼國。禪師呵曰。這奴才。某怒形於面。禪師遽指云。此之謂漂墮羅刹鬼國。因其墮而墮之。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也。故五通仙問佛。我五通。汝六通。如何。那一通。佛呼仙。

人。仙人曰。諾。佛曰。汝問我那一通。此皆先機以赴。得攻其不備之上乘者。一喝三日耳聾。豈欺人語哉。昔越女論劍曰。妾非有所習也。而忽然得之。太虛曰。烏知此忽然得之者。乃至不忽然乎。禪宗喻之箭鋒相值。非人巧所預。東坡曰。鈍根猶落箭鋒機。此機也。梵志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佛默然。梵志雀躍而去。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阿難問佛。梵志得何道理。佛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疾馳。後有烏窩。乃吹布毛。以悟侍者。故疾視作色。瞬目揚眉。無往非殺機所寓。千載之下。有聞之而喪身失命者。此也。護生須是殺。殺盡方安居。宗豕活用在善用殺。淺嘗而誤施者。則有姚廣孝。清世宗。而旁見於王介甫。王守仁。密宗亦密符禪機。楞嚴曰。心持印咒。願盼雄毅。雲門氣宇如王。蓋麻三斤。乾屎橛。花藥藍等句。卽大明咒。無上咒。無等等咒也。是以思潑巴。佐成吉思汗。而兵力震歐亞。夫禪密之爲功。同乎一誠。中庸曰。不誠無物。此語足真金石矣。飢而食。渴而飲。百姓由之而不覺。雖有微言妙語。不能使之忘食廢飲。斯其故無他。亦誠乎飢渴而已矣。誠乎涅槃妙心者亦然。誠則凝。凝則一。一則化。臻乎化者。白雲出谷。聽物卷舒。古鏡當臺。隨形好醜。是謂誠而明。

惟其誠且明。故異飢渴飲食不覺也。而禪宗得之稱曰大機大用。其距斥罷軟由心而相應乎身。乃有達磨之易筋經。龔定广不知也。曰授村童牧豎以禪語。俾諷誦諸熟無脫節。三日禪師滿街矣。斯語也。可以評六步禪穿珠禪耳。設以擬古禪德。猶曰以胡孫冠堯舜之冠。服堯舜之服。即足爲堯舜也。夫趙括非能讀父書。馬謖非不熟誦孫武子。然臨之兵。則何如乎。故曰微言妙語不能使人飢不食渴不飲。而禪宗喻之神廟泥馬。葉公畫龍。覺範見譏於靈源。漢月被詆於圓明。未嘗盡枉也。或曰姚廣孝雍正帝。其至乎。曰是亦不然。麒麟不傷蟲蟻而好殺獅子。則以獅子爲敵也。若夫勇之至者天下無敵。俯視萬物。猶麒麟於蟲蟻也。然爲我敵者。乃轉在淫泆憂苦我者。於是反而自克也。自克而勝。則失其相待而萬物與我爲一。故釋迦以大雄大力始。大慈大悲終。如若姚少師之忍驚。清世宗之殘刻。禪宗喻之鑊耶斫士。明珠彈雀。騰笑於大方也久矣。其大機而現大用者。臨濟德山而外。前有馬祖黃蘗趙洲。後有雲門大慧紫柏。紫柏於己則得也。而以臨濟玄要比天台時教。謂魏無忌推殺王齧能代領其十萬之衆者在乎兵符。而禪宗之綱宗。則猶兵符也。



其語不盡然。夫魏無忌能帥王齧之衆者。尤在平日之威信。其能用之以救趙者。亦以其能兵。而兵符者特臨機一瞬之功耳。曰其効乃盡於此。則三峯派之末流。從此開已。禪書載某屠一日正遊刃間。忽舍刀大笑。投僧伽藍作沙門。嗣有款以日用事。卽作持刀屠豕勢。太虛曰。此其機括。與越女忽然得劍者無異。可以禪而兵。可以兵而禪。世有孫武子。其迎下風而拜曰。俞。

## 江西龍泉寺古禪德肉身攷

太虛

右所圖體頰骨剛結跏趺坐之像。卽日本大正博覽會陳於木乃伊坐禪館者。所云二千餘年不壞之肉身也。近改稱曰佛體乾肢。頌以世界無比珍寶云。據說實獲之我國

江西龍泉寺爲禪宗初祖達摩菩提高弟。余按傳燈錄載達摩面壁少林者九年得弟子四人。曰慧可曰道育曰道副曰尼總持。慧可被害筦城縣。道育等三人不書所終。故莫知其爲誰。抑江西廬山自東晉慧遠禪師來習禪者衆。其云達摩或出附會。江西龍泉寺余亦未經探考。雖探考當亦不能得其詳耳。又按廉惠卿君記其所見。謂全體筋骨逾勁完滿。兩臂則乾紅如紫檀。惟腦後蓋骨略有槌損。屹然挺特。神觀颯爽。與埃及所云木乃伊之藥浸腐尸實不相侔。故吾人必須與木乃伊分別觀之。考近世所稱印度六大哲學。有禪那教一派。此非佛教之禪宗也。蓋釋迦牟尼前先有之。傳稱悉達太子出家。先從阿邏邏仙人習初禪。乃至非想之定。蓋卽四色四空之次第禪。但名禪而不名波羅蜜。亦名之曰世間禪。猶佛律有五常十善之世間戒也。卽彼修世間禪者。亦志在解脫羸身。超越色籠。復婆羅門大梵之泥洹。與震旦練精氣神而冀常生久視之神仙異趣。故肉身之常存與否。非彼所重。然禪定旣證。亦有能發天眼等五通。住壽千萬歲者。故涅槃經謂世間五通之仙。亦能延壽一劫二劫。豈况如來。曾梵志師立一論義。恐後世昧其宗趣。欲堅固其

身潛化爲石。命弟子若有詰難其義不能解者。可置簡石上。當自答之。歷數千載。逢佛教十五祖提婆。破斥其宗。化石爲能復答。經數日。其石亦竟腐朽。云。又摩訶迦葉。傳釋迦僧伽黎。以待彌勒。入雞足山。叱開巖石。立身入滅。受想定。崖石卽合。又寒山拾得。亦縮身入天台石壁。則皆肉身而與金石冥者。然迦葉等皆以悉檀因緣有所爲。非用此眩其神異也。梵語伽耶義翻積聚。梵語陀那義翻依持。而內典所通稱謂身者實具此二義。故經書爲衆多積聚之名。句文所依持者。亦曰名。句文身。而佛經之名句亦義。如來法身華嚴開佛身爲十無間。依報正報有形無形。楞伽等經約之三身。一曰法性身。則是萬法實性。亦曰真如。亦曰如來藏。此但以依持稱身者。二曰受用身。亦曰實報身。亦曰功德身。有無量無數無漏福智積聚。依持受用法樂。強名曰身。三曰應化身。則隨機異見。示同世俗。或如融金。或如聚墨。或但丈六。或稱千丈。若釋迦牟尼之現於迦毗羅者是也。故法性身如虛空。受用身如日光。自受用身都無自他。他受用身雖有自他。而自他圓融。應化身如水中鏡中之日影。隨氣之廣狹長短。明暗清濁。隱現起滅。千差萬別。今吾人所得擬議者。此則

應化身耳。然應化身唯貴逗機人世幻化悉順俗見。故釋迦牟尼住壽八十。卽亦無常。火化其身。但留舍利。爲世供養。亦無非慎終追遠之人情。或有因緣示奇特相。化道之迹。蓋不一致。亦令見聞者仰德知歸。隨順法性耳。佛法豈有生滅妄見。欲固持色影而不滅哉。至夫禪宗。則唯貴妙悟。本來不立一法。起成佛念。亦同妄想。尙何禪定之足云。一切施爲。無非以楔出楔之方便。別峯相見耳。然自達摩東來。此宗僧徒。或增全身而不壞。若曹溪。愁山等。或收舍利而火化。若雲庵妙喜等。佛史所誌。纍纍皆是。要之若雁度長雲。無心而影落寒潭耳。而達摩隻履西歸。唯存空廓。而印度卒亦不復出現。當是入定深山矣。若晉代慧遠弟子某禪師。在宋時見於蜀郡老樹中。此其證也。然世人着相目睹爲真。此金剛肉身由震旦而度扶桑。已喚起無量衆生之注意。實足於身心問題上大放光明。引人心超出自然物之科學界。揆之悉檀因緣。倘所謂現威儀神通而說法者歟。則余不妨姑妄言之。以助大界衆生之歡善。一此身決定出於震旦。因其餘佛教徒一例火化。震旦則多有塔瘞全身者。故震旦禪僧肉身不壞者甚多。余所聞者無慮數十。而曾目睹者則爲九

華山百歲宮百歲禪師。慈溪普濟寺法華菩薩。但皆衣服嚴身。非若此身之赤露也。按廉惠卿君謂此身膝間粘有布帛。則在震旦時當亦有被服。日人云得諸江西龍泉寺語。必不謬。二遺此身者。決定是佛教徒。印度禪那教。既未傳震旦。必屬佛教徒無疑。而震旦古德衆多之不壞全身。皆可至證。三遺此身者。當是六朝時禪師。因佛教初來震旦。皆習禪法。梁隋後講說大盛。戒定之行反衰。彼云達摩高弟子。雖不可必其時代。當距達摩不遠。四佛教徒肉身不壞者。有二種。一是入滅受想定者。雖離呼吸感覺。七識皆滅。而本識不離。故身如生。爪髮仍長。雖千萬年。猶可出定。與生人無異。二是已入涅槃者。此身乾枯。爪髮皆脫。決定屬第二種。五依佛法修行者。火化則有舍利。龕奉則全身不壞者。皆由嚴持淫戒。斬絕情欲。深修禪定。澄息神思。爲戒定功德力之氣分所任持。故其舍利等久之。皆入金剛際。與金剛同其堅固。故亦名金剛身。云其質離諸染漏。純一無雜。雖大地毀滅。其質不變。

## 論禪淨書

劉子充

子厚道兄仁鑒。從三多寨捧讀來書。當合同人檢華嚴經。始知被新都老僧概行取。去愧無以報命。遽未復書。還山後。擬待維摩詰起信論二疏刷竣。伴函酬答。不料遲之又久。亦未成功。誠恐孤負遠懷。致生疑阻。輒先遣紙。聊代陳情。伏承七晝夜念佛專勤。已如有悟。如來以異方便接引來佛。經文具在。真實不虛。吾兄幸明明察矣。惟是此念佛法。須是信行願三事俱全。信而不行。往生難必。行而無願。上品難成。世俗儒者談禪。絕少真參實悟。縱聞此法甚易。往往生疑。由不知自性彌陀。惟心淨土。遂無足怪。而禪宗後起盲參瞎悟。但念得卽心是佛。卽佛是心。佛語心爲宗。無門是法門。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幾句話頭。便自以爲究竟一乘。不須念佛。不知佛住世時。文殊普賢念佛。佛後涅槃。馬鳴龍

樹念佛。其後天台智者永明壽師。覺性圓明。皆專勸人念佛。又况佛教其父淨飯王。亦首以念佛爲事。念佛之妙。豈尋常所可思議耶。吾兄既信且行。從此便宜發願。自家庭骨肉起。推及於蝸飛蠕動。一切含靈。皆當念念時時。莫教放過。如能勸得一家念佛。便是拔宅飛昇。再能勸得大千念佛。豈非衆生普度乎。至於自己從朝至暮。從夜向晨。行住坐臥。動止語默間。亦惟以此念佛爲歸趣。念至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彼華嚴法界。重重無盡。無盡重重。又能出於西方極樂彌陀世界耶。再按華嚴經。是頓部非頓教。佛經除四阿含。非頓部非頓教。妙法華是頓部是頓教外。餘方等般若各經。雖非頓部。皆是頓教。先德此語。信而有徵。如永嘉從維摩詰發明。遇安從首楞嚴悟入。是心是佛。具見一斑矣。吾兄稽首華嚴。自爲留心圓頓。據弟意末法中有能圓頓。無如此念佛法門。何以言之。古人無求悟之心。所以卽心自悟。今人有求心之悟。所以卽悟非心。圓覺經言末世衆生。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佛先有識。後實難逃。信非生質。過人出家爲衆。遇大善知識。具金剛眼睛。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東坡居士。幸毋忘五戒前身。子闍國王。可

惜受妻休業報。則何如藉極樂圓門。依彌陀了義。確有公據。斷無他歧。如楊無爲之將錯就錯。錢止菴之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爲人尙爲得計耶。又况兜率陀天。西方淨土。同爲一生補處。彌勒位而初無分別耶。與其難而後獲。毋寧易而早成。時不待人。吾誠不能效三二十年之不雜用心。或猶可以拚三五年之專念佛耳。區區無志氣漢。專以實法繫綴於人。吾兄高明。幸深錐痛箠之。而常有以教我。復此敬謝前擾。肅請侍安。

（編者曰極樂兜率同爲往生淨土之一皆淨土也非禪宗也須辨之）

禪淨皆佛口親宣。接引衆生最勝方便。我佛本未嘗分宗。未嘗判義也。西天馬鳴龍樹二祖。承佛威力。示教同佛。自晉慧遠專於說淨。梁達磨專於說禪。別爲兩宗。遂成多義。宋永明壽起而合之。決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兩宗法嗣。後始無諍。中峯本云禪是淨土之禪。淨土是禪之淨土。二語明快。可爲得解。善學者但諦信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便任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禪則當處皆禪。淨則當處皆淨。宗且



不立。義何從言。無從言而言。豈非戲糞。今不辭戲糞而姑妄言之。禪以生兜率陀天。彌勒內宮爲宗。以自解自縛爲義。淨以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爲宗。以自淨自染爲議。要之成就毗盧遮那大神變佛。成現本源自性清淨法身。有二宗無二義也。黃蘗運言一切法本來無縛何用解他。本來無染何用淨他。此雖是過來人說自己現成話。而禪淨宗徒若不契此意。縱饒見無量妙義。豈得云照了一宗乎。是故參禪人若會參禪。當參之未立佛法以前。悟淨人若會悟淨。當悟之現念佛名之際。未立佛法前有禪門乎。無門是法門。何苦又開一門也。現念佛名處非淨土乎。有人此有土。何煩另生一土也。昔者張無盡於宰相門中參得禪。覺悟此身漚生漚滅。楊無爲於娑婆土中悟得淨。贊嘆此法易知易行。宰相門亦是禪門。娑婆土無非淨土。以何爲義。以何爲宗。故知參禪縱參會如來禪祖師禪。總不出一句是甚麼悟淨。縱悟了自心淨國土淨也不離一句。今現在今現在。是什麼是什麼。今現在有句無句。如藤依樹。樹倒藤枯。虛空獨步。寂寂復寂。何嘗不惺惺惜惺惺乎。若夫門庭設施。兩宗接人。禪宗窄而實寬。除最上根言前薦得直下知歸。以次便須看句。

話頭。而話頭有五宗分別。憑你萬般拶逼。各宗究須還各宗。故言門窄而實寬也。淨宗寬而實窄。除最上根當處。便見觀體全真以外。無論何等衆生。卽衆生中四大不全。只消四字彌陀。一大也。自空一大。故言門寬而實窄也。寬易解而難行。窄易行而難解。行解不應。證悟無從。惟能于窄中見窄。寬中見寬。窄中見寬。寬中見窄者。始有少分相應。再則禪雖密宗。實爲顯教。淨雖顯宗。實爲密教。一千七百公案。不會則茫茫無據。可謂密矣。一會則了了齊彰。又何顯乎。阿彌陀佛法門。開口則婦孺皆知。可謂顯矣。合口則鬼神莫測。又何密乎。顯密相因。義同寬窄。如是諸義。洞海難書。總之生有正因。不能於言語文字中覓生。活者。宜于參禪。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夙具了因。已能於言語文字中見本原者。宜於悟淨。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如其戲論太多。反滋疑障。禪宗所以重無義語。淨宗所以戒參是誰也。參要真參。悟須實悟。善夫大慈有言。說得丈尺。不如行得尺寸。而洞山別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說得行得。是爲一義二義。而尙非第一義諦也。思之又圓。悟語大慧杲云。有人說也說得。行也行得。叫他爲人也爲得。只是未在。思之。試重思。

之。

## 研究與參禪

唐大圓

今世學者開口就說研究。其實研究二字。卽是禪宗之參字。不過禪宗從無理路處起參。參至極點忽然參出一條大路來。所謂大地平沉。一道清淨。登時就得天下太平。今世學者。則先從有理路處去研究。研究若到極點。忽然無路可走。則死在研究下。迫得天下擾擾大亂。不可收拾。是故吾要九叩首。敦請今日之學者。將研究學問之工夫。改爲參禪。試舉一例。

目前南北戰鬥。使川谷流人之血。原野厭人之肉。鬼哭神愁。慘不忍聞者。不過曰所

謂共產與不共產而已矣。若再研究之。則穿衣吃飯而已矣。今即將穿衣吃飯四字。作一話頭去參。聞古人有言。終日吃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挂著一條絲。從此起疑情。卽問我等終日吃著的。到底是甚麼呢。穿著的。到底是甚麼呢。若求所吃所穿的了不可得。則再問能吃的是誰。能穿的復是誰。若求能吃穿。與所吃穿的俱不可得。然則飯吃飯耶。衣穿衣耶。又不可解。然則吃耶飯耶穿耶衣耶。四字分離獨立。都無交涉耶。參至此處。遂如銅牆鐵壁。風吹不入。雨洒不着。若再進一步。翻過身來。卽所謂行到水窮山盡處。柳暗花明又一村。於時千倉萬箱。衣食自然。含哺鼓腹。受用不盡。是故吾欲告今日爲穿衣吃飯所忙的各位先生。且一放下屠刀。同我去參一參禪罷。

大圓方提倡參禪救世。適有一位朋友進而叩曰。在此危急之秋。說甚麼參禪。行將圍城。且去買些米以備不虞。則應之曰。我從知吃飯以來。未嘗咬著一粒米。如何今日說要買米。豈不是自討煩惱。况昔梁武餓死台城。只爲飯米錢未算清。我自從無始以來。未曾欠過飯米錢。所以常常法喜充滿。亦無飢餓的一回事。

## 與胡適之論菩提達摩書

太虛

適之先生

在現代評論讀了大著的菩提達摩。因我對於這事也會用過一回推攷。特寫出寄上。我以為洛陽伽藍記上所載的菩提達摩。是的確有這個波斯胡僧的。但却不是後來禪宗奉為初祖的菩提達摩。禪宗所奉為初祖的事實上人物。應是先在嵩山少林寺為魏君臣道俗舉國奉為大禪師的佛陀扇多。至其名字。則是後來禪宗的人為避去佛陀扇多。乃影借達摩波羅與菩提達摩菩提流支的名字。另用此名。立為祖的。略言其證據有三種。

一奇異的禪風由佛陀扇多後漸昌。

二傳達摩與流支不合。然此實爲扇多與流支議地論不合之故事。

三二祖神光慧可卽傳扇多禪的慧光律師。一名折成二名。

至宣律師僧傳所載。則出於禪宗傳說流行後。更采伽藍記一百五十歲之說而成。這點意見。或可備哲學史的參攷。

